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十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76,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9,300

书号: 11071·187 定价: 0.95元

(内 部 发 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八辑

目 录

新保安歼敌记	余 震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的回忆	余 震 (10)
解放初的门头沟	侯正果 (14)
北平解放前夕“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 代表团出城谈判的经过	王乔年 (21)
我所知道的何思源	万永光 (34)

同甘共苦四十年

——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 (54)
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	吴泽霖 (70)
怀念梅贻琦先生	施嘉炆 (81)

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

和前校长梅贻琦	陈岱孙 (86)
梅贻琦先生办学重视美育	张清常 (97)
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 ——记西南联大始末及其成就	沈刚如 (99)
邵力子先生一九四八年台湾之行	唐振绪 (103)
回忆邵力子先生二三事	黄廷桂 (109)

李宗仁出主北平行营的前前后后·····	尹冰彦 (115)
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石的关系·····	崔 瞻 (140)
我所知道的肖振瀛·····	赵绵生 (151)
蒋介石在洛阳做寿的前后·····	张国威 (162)

回忆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

·····	唐海圻(他他拉·海圻) (168)
《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	商鸿逵 (186)
附：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	尹润生遗作 (193)
义和团运动史料片断·····	余谷似 沈厚蓁 (196)
溥仪出宫始末·····	马士良 (199)
《宣统出宫记》·····	白文渊藏书 (206)

中国的内画鼻烟壶·····	吴景泉 (219)
北京的纱灯和宫灯·····	朱 洪 孙小兰 (224)
把子许·····	许寿昌 (230)
刻刀张·····	张凤鸣 (237)
北京的白纸坊·····	王克昌 (248)

新保安歼敌记

余 震

一九四八年秋，全国各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东北全境解放，我军在淮海战场展开围歼敌军的形势，华北之敌主力为我二、三兵团牵制于平绥线东西两段，并遭我严重打击，处于进退两难境地。这时，身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为摆脱败势，抽集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十二旅等部，并带三百辆汽车的炸药，图谋偷袭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石家庄平山，借以缓和前线压力。当时，华北我军主力都在前线作战，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兵团）远在绥远地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正在围攻太原；只有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刚转战到宣化以东龙关地区，较为机动。杨罗耿兵团奉命，昼夜兼程，强急行军，于四日内赶到完县、唐县、满城一带，抵挡傅军的进犯。傅作义见我有备，未敢轻举妄动，遂停止进犯。此后，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程黄兵团^①（东北四纵、十一纵）于辽沈战役结束后，即开往蓟县、玉田一带休整，准备参加华北战场作战，使华北敌军处于随时被我东北、华

^① 程黄兵团，指程子华、黄克诚率领的兵团。

北两大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境况之下。这时，傅作义更是手忙脚乱，把仅有的五十二个师六十余万人收缩于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至绥远、包头一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已经是一副准备挨打的架势。正如毛主席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的：华北之敌已成了“惊弓之鸟”。

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与傅作义矛盾重重，对平津地区是守是撤，举棋不定。美蒋一方面想让傅坚守平津，拖住我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不能南下，以便蒋在江南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为稳住傅作义，坚守平津，美帝答应直接给傅提供美援与军事装备。一方面，蒋又想诱使傅南下，以增强长江防线，守卫他的老巢——京、沪、苏、浙地区。但又考虑到四、五十个师由海上撤，海运力量不足；由陆地撤，必须经过华东、中原两大解放区，也难以通过，何况淮海地区刘峙集团八十余万人正在遭我围歼之中。真是进退维谷，矛盾重重。傅作义是从绥远起家的，并非蒋介石嫡系，他如撤退到江南，很可能被蒋兼并，最后被蒋一脚踢开。因此他有他的想法和打算：其一，是他错误地估计我东北大军刚经过辽沈战役，至少得休整二至三个月之后，才能入关作战，企图乘我大军入关前牟取二至三个月的时间，获得更多美援与一部分美械装备，再征兵五十万，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二，如发现我军进攻，则企图威胁蒋系主力西逃绥、包，保存实力，勾结西北国民党军与地方势力负隅顽抗，以待世界局势变化，妄图反扑；或者是傅系西窜、蒋系南逃。

党中央、毛主席早已洞察敌人的企图，决定把平津战役提前。让程黄兵团提前入关休整；让华北我军停攻绥包，缓攻太原，淮海前线也暂缓围歼杜聿明集团，以求得稳住平津之敌，不让敌人

过早下南撤或西逃的决心。为了把傅的注意力引向平张线，以掩护东北我军隐蔽入关，以杨李兵团（华北三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首先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发起攻势，牵住傅作义的鼻子，迫使他调动部队，造成我分割包围的有利形势。果然，张家口之敌被围，傅作义马上派遣其“王牌”——三十五军乘汽车向西驰援张家口。这时，程黄兵团西出，越平古（北口）铁路，先头十一纵队突攻密云，北平告急，惊动了傅作义，傅唯恐北平直接暴露于我军之前，急令三十五军火速东窜回平。这样，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部于十二月六日突破我三兵团沙岭子阵地，向北平驰援。当时我在杨罗耿兵团作战科工作。我兵团部队已南下行唐地区保卫党中央，部队稍事休息后，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初步总结了前段的军事工作，并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提出了要求。尔后便晓宿夜行，隐蔽前进，于七日内前出至涿鹿一带。十二月七日拂晓，我们突然接到毛主席署名的急电（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杨罗耿务必全军立即行动，阻住三十五军东逃。”毛主席电示指出：“只要杨罗耿兵团全部或大部到宣怀段铁路线上，该敌（指三十五军）是跑不掉的。”同时并严厉指出：“该敌如被逃窜，由你们（指杨、罗、耿）负责。”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个大的战役即将开始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战性的平津战役的开始。多年来我们在华北战场上与敌人作战的过程中，在军队的数量与装备方面，一直是以劣势对优势，以运动战方式主动地进攻敌人；现在经过两年多来的作战，中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也有力量转入大反攻，而且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了，我们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

接到毛主席急电之后，杨、罗、耿首长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急

忙定下决心，起草电报，派出参谋人员，采取多种手段，指挥部队急速北上，目标指向下花园、鸡鸣驿，截击三十五军。初冬的察南^①，大洋河尚未封冻，但已浮有冰渣，广大指战员为了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为了全歼华北敌人，为了打大胜仗，那里管得天寒地冻，在炮火弥漫中，徒涉冰河前出至下花园、鸡鸣驿一线，即发现前面尘烟滚滚，黄土蔽日，敌已突过下花园向东逃窜。此时，我四纵十二旅在纵队政委王昭同志率领下已控制了新保安、东八里、西八里、水泉等有利地形，协同平绥线上冀热察军区詹大南部，共同阻击敌三十五军的东窜。正当我们指挥机关渡过大洋河时，从新保安方向传来阵阵枪声，证明三十五军前卫已和我四纵十二旅接上火了。这时我兵团的三纵、四纵和八纵全部在杨、罗、耿首长率领下，沿大洋河北岸向东急追，于当日（十二月七日）黄昏协同十二旅将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城内。这样，傅的嫡系主力三十五军就成了瓮中之鳖，只有束手待擒了。

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傅作义部队三十五军的历史。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是傅的起家老本，当年傅守涿州时它只是一个旅，后来扩编为三十五军，傅曾任三十五军军长。其主力是一〇一师，加上后来新编的三十一师、三十二师组成。记得一九四八年初，傅作义刚上台担任所谓“剿总”司令时，敌三十五军就气势汹汹，在我包围涿水之敌的战役中，以其摩托化机动快速之威力，急速来援，企图解救涿水被我围困之敌。当时我军主力，在晋察冀野战军首长指挥下^②已作了“围城打援”的部署。敌

① 察南指当时察哈尔省的南部。

② 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关，即十九、二十两兵团指挥机关的前身。

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馨，亲自率领其主力师之一的新编三十二师，前出到涑水城东庄町村，就被我三纵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全师就歼，军长鲁英馨、师长李铭鼎被我击毙，涑水被围之敌亦被我军全歼。这是我军给刚刚登上华北“剿总”宝座的傅作义先生的“当头棒喝”。此后，三十五军的主力只能数一〇一师了。这次郭景云出来，只带了一〇一师与新二十六师及另一个团等共两万余人，北平城内只留下了重新组建的毫无战斗力的新三十二师。所以，打掉三十五军，等于砍掉了傅的右臂；打掉三十五军，等于打掉了傅部的灵魂；打掉三十五军，就会逼迫张家口之敌突围西窜。为此，首先抓住三十五军，不使其逃回北平，是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的关键一着。

三十五军被围于新保安，傅作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拼其全力要援救三十五军突出重围，就派了一〇四军（原为暂三军）和十六军西援。从十二月八日起，敌一〇四军从怀来沿公路西犯，首遭我冀热察军区詹大南部队的阻击。八日夜，敌绕道公路南侧、大洋河北岸向西推进，于宋家营又遭我三纵及四纵一部阻击。九日晨，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我碱滩、马圈子一线阵地，为我顽强抗击所阻。被围于新保安之三十五军，亦拼命向东突围，企图与一〇四军合拢，遭到我四纵、三纵一部及八纵的猛烈抗阻。这样，我三纵、四纵均在突围与接援之敌的两面夹击之中（最困难时，两敌相距仅五公里）。经两昼夜激烈鏖战，在我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的钢铁阵地面前，敌虽然遭到极大伤亡，也未能把三十五军接走。郭景云只能困守愁城，遥望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的军旗，耳聆接援的炮声，就是难以与安会面。九日午夜，敌一〇四军残部突然向南溃逃，我当即派出一部兵力追击，

将其后卫歼灭一部。后来得知，原来程黄兵团主力东北四纵由康庄以北，从敌侧背插了下来，戳了敌人的屁股，先歼敌十六军主力，复于镇边城马刨泉地区，聚歼了夺路南逃的一〇四军残部。我们得知东北兄弟部队已来协同作战，真是喜出望外，杀敌的劲头也就更足了。敌三十五军突围无望，被我兵团三个纵队铁桶般地围困于新保安城内。至此，整个战役规模已逐步明朗，全歼华北之敌的局面指日可待。我们这些多年来奋战华北战场的同志看到这样的情况，激奋的心情可以想见。对于以上胜利的作战行动，中央军委曾于十二月十日三时专电传令嘉奖我三、四两纵。

新保安是傅系敌人通往老巢——绥远的咽喉要道，把三十五军围于此，既堵塞了敌人西逃的通道，又抓住了傅的主力、命根子，这迫使他不仅马上派一〇四军、十六军西援，而且又不得不把驻天津的九十四、九十二军西调北平，这样更造成了我在运动中歼敌的条件。所以包围三十五军，既抓住了平绥东线傅系主力不能轻易西逃，又拖住了蒋系，使其难下南撤的决心。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全局与局部的巧妙配合，迫敌就范，使敌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也为我东北主力顺利入关创造了条件。

敌三十五军二万多人被我兵团三个军^①团团围住，这是绝对优势，胜利在握。全军广大指战员磨拳擦掌，急于想全歼这股敌人。而毛主席高瞻远瞩，指出：你们“暂时不要打（指对三十五军），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从本日起的

^① 一九四八年底按中央军委命令，华北一、二、三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十九兵团所辖的原第三、四、八纵队改编为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

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见毛选四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①并指出：“你们应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

毛主席“围而不打”的英明决策，使我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作准备工作。我军广大指战员一方面加强了对内对外正面的工事，进一步加强构筑了阻击阵地，严密封锁，多层包围；另一方面加强了战地练兵：通过战场实际地形，练攻城，练巷战，摆沙盘，研究打法，研究组织指挥与协同；发动群众智慧，开展官兵教、兵教兵、官兵互教；编组攻坚队形，区分火力组、爆破组、梯子组、支援组、登城突击组等。就在新保安城的周围，摆开了战地练兵场，开展临战训练。从思想上、军事指挥上、战术技术上、后勤保障上，都紧张地行动起来，充分地做好战前准备；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也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发动广大指战员，要在这场大战中立新功。我们这些参谋人员，一方面忙于掌握敌情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忙于指导部队作临战前的准备。战士们互相挑战，班与班、排与排展开杀敌竞赛，请战书、挑战书象雪片似地在战地传送，部队打胜仗的情绪十分旺盛。

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我左翼兵团东北大军已完成对天津、塘沽的包围，实现了对平津间敌之隔断后，中央军委下达了

^① 塘沽因情况改变，后改为打天津。

对新保安被围之敌的歼灭命令，我三个军开始了攻城作战行动。我六十四军从东面与东南面，六十三军从西面及西南面，六十五军从北面及西北面对敌发起攻击。二十一日下午扫清外围地堡与支撑点，二十二日凌晨对城内敌人发起总攻。七时十分炮火开始集中射击，直到八时，六十四军首先从东门突破，二十多分钟内歼灭敌二十六师一部，各部队穿插分割，逐屋爆破，穿房越院，进入巷战，以多路队形向钟楼敌指挥核心突击。

兵团指挥所设立在新保安北面赵家山南九八三·八高地南侧，我随兵团首长站在九八三·八高地半山腰向南观察，战场全貌历历在目。首先看到东边突破，北面也登上城垣，红旗随着突击队直上城头。可是担任西面突击任务的部队，几次突击均被阻于护城壕内，经过反复争夺，我军终于突破城墙，歼灭了顽敌。直到下午四时，前后约九个小时，全歼敌人，无一漏网，战斗全部结束。次日黎明，我随兵团首长下山，沿着战士们突破的缺口进入城内刚结束的战场，硝烟弥漫，枪炮车辆、物资弹药，横七竖八，俘虏及被俘伤员狼狈不堪……。这个曾经在华北地区张牙舞爪、疯狂一时、到处与人民为敌的傅系“王牌军”被我军铁拳打得粉碎，军长郭景云也一命呜呼！新保安之战结束后，杨、罗首长非常高兴，我亲自听见他们说：“在华北战场与傅作义打了这多年的交道，今天终于能够亲手全歼其王牌主力三十五军，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呀！”

新保安一战，立即引起了张家口敌人的恐慌，袁庆荣率一〇五军（原暂四军）及几个骑兵旅马上弃城北窜，当即在我杨李兵团与东北四纵队追击下全部被歼。至此，傅作义西逃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傅之嫡系部队除尚在绥远的董其武部外，全部被歼，

敌西逃之路也全被截断。

新保安一战，实为平津战役全胜的关键一着，它为整个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机，为全歼华北数十万敌军创造了条件，为解放华北奠定了基础。不久，我东北兄弟部队又全歼了驻守天津之敌。至此，傅作义完全陷入绝境，不得不接受我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使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城内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准备了首都。

新保安之战，是平津战役第一阶段中重要的一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全局指挥的英明决策，也是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取得的成果。今天，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与英勇牺牲的先烈，我们活着的人必须为实现四化多作贡献，使先烈们打下的江山更进一步的巩固发展，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再次修改

（本文作者余震同志为五二八五七部队副部队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 入城式的回忆

余 震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新保安一战后，我随十九兵团首长到了张家口。这时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决定我兵团部队参加包围北平作战的命令。原来和平谈判正在进行，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和平解放北平马上就要成为事实了。我部队开到北平近郊后，即担负起从西直门到德胜门一线的包围与攻城任务，那时兵团指挥机关设在昌平区张各庄，不久移到了清河镇南边的霍家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一月三十一日，四十一军担负北平城防警备任务先开进城区。二月三日，平津前线指挥部正式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仪式。这件事标志着用和平的方法把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不流血的方式把华北第一大城市归还到人民手中已经实现了，“北平方式”很快推广到全国，革命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就在这时候，我们兵团指挥机关搬到了海淀颐和园后边的大有庄。二月三日早晨，兵团政委罗瑞卿同志通知我随他一起进城参加入城式。我当然很高兴，我还没有进过北京城哩！从参加抗日战争起我们在华北战场转战了十多年，梦寐以求解放平津等大城

市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于是我随同罗政委并带了参谋、警卫员等，一起乘车向北平城进发。车进入西直门，沿路可以看到有些小学生已经举着小旗，欢迎我们，不少行人向我们投以新奇钦佩的眼光。汽车开过新街口，又到西四牌楼，我忽然觉得我虽然从未来过北平，却好象来过似的，我认识路，大胆地指挥着司机一直开往西单，又拐弯开往前门。当我把这感觉告诉罗瑞卿政委时，他笑了起来，说：“你哪儿来过北京？你不是成天看地图看熟了嘛！”汽车经过司法部街往南，就到了箭楼。我随罗政委上了箭楼，看到上面已经挤满了人，罗帅、聂帅来了，彭真同志来了，林彪也来了，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军政首长都到了。入城式九点钟开始。那天风沙很大，二月的冬天，北平还很寒冷。但是从箭楼上往下看，前门大街直到永定门的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来了。路旁排满了很多有组织的大、中学校的学生队伍，打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旗帜。大家唱着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唱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疲倦。我们的乐队则不断奏着那支我们非常熟悉的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参加入城式的部队从永定门入城，军乐队为前导。队伍前面高擎着鲜艳的红旗，接着就是装甲、坦克部队。然后是炮兵、骑兵、步兵。战士们都武装着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手里缴获过来的美式武器，在当时可算得上是现代化的装备了。部队一来，群众就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喊声震天动地。有的群众还自发地爬上了装甲车、坦克和炮车，亲切地向解放军问候。那天虽然寒冷，可是群众的心是火热的，大家不觉得冷，入城式一直延续到下午才结束。

入城式结束后，平津前线指挥部又招待我们到丰泽园饭庄吃饭。我们乘车进入大栅栏和煤市街，车缓缓行驶着，两旁挤满了人流。我第一次看到挤满那么多人的街道。晚上，我们住在北京饭店。那时的北京饭店只是那座老楼房。罗帅和聂帅及罗瑞卿政委都住在老楼，我住在东边的小楼里。那天还遇见了随军记者周游同志，我让他和我同住在一起，我们兴奋地谈了一晚。第一次进入大城市北平城，北平古朴的外貌、热情的人民，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大有庄驻地。二月九日，平津前线指挥部正式邀请部队团以上干部参观北平城。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夙愿。我随杨得志司令员再次进入北平，又住进了北京饭店。

二月十一日下午，指挥部设宴招待我们，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吃饭的中间，乐队还不时地奏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气氛如此隆重、热烈的高级宴会。

我们住了大约一周，参观了故宫、北海、景山、天坛等地。我看到故宫巍峨雄伟的宫殿，不禁想到三百多年前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曾经进入这所宫殿，由于农民战争的局限性，他们失败了，又退出了北京城。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工农子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进入了这座古老的城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发展的规律决定北平从此将永远归人民所有，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精心修建起来的这座宫殿，也要永远归还给劳动人民。一周里我们还看了几次电影和戏剧，我第一次在长安戏院欣赏了很多著名京剧演员尤其是戏剧大师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感到很大的满足。我还游览了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等处。那时北平刚解放，

资产阶级仍在经济战线上向我们发动猖狂进攻，物价不稳定，一块肥皂售价竟高达边币四万元。我感觉到军事上我们虽然胜利了，但不等于一切都胜利了，我们还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努力地工作。

一周参观，使我们大开眼界，收获不少。我们看到了人民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人民在感谢我们。这是人民给我们的最大慰问和鼓励，而功劳应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那时七届二中全会尚未召开，但是我们已经学习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我认识到既要看到人民对我们的感谢，也要看到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我们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工作还很艰苦，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参观北平城结束不久，我们又打起背包，踏上征途。我们兵团参加了攻打太原的战役，以后又进军大西北，一直打到兰州，解放宁夏。以后回师陕西，驻守西安，清剿散匪，恢复社会治安。次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我们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直到板门店停战谈判签字，才算基本上结束了这十多年的战斗生活，转入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现在离开一九四九年初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刻，屈指数来，三十三个年头过去了。当年带领我走上前门箭楼参加入城式的罗瑞卿首长在惨遭“四人帮”迫害之后，已于四年前不幸逝世。我本人也已由一个普通的干部在部队里逐步担负起较大的责任。但是老首长音容宛在，他的亲切教导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要牢记老首长的教导，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努力工作，为把部队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军队，为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一九八二年